

# 天地一刀

上册



5

南星子 著

中国华侨出版公司

# 天 地 一 刀

南星子 著

---

出版者 中国华侨出版公司  
北京朝阳区西坝河东里77楼底商5号  
( 邮政编码: 100028 )  
经销者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 
印刷者 北京小红门印刷厂  
开 本 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 
字 数 487千字22.65印张  
版 次 1991年6月第1版  
印 次 1991年6月第1次印刷  
书 号 ISBN 7-80074-497-3/I · 231  
印 数 00001—15000  
定 价 9.8元

---

# 神刀魔笙

## 一

薄暮时分，残阳西坠。

天际卷舒着衣带白云，雁过长空，嘎然悲鸣，花草凝霜，山野中平添了无尽的萧瑟、凄凉。

这儿周围群峰蟠结，状如卧龙。本地人传说当年诸葛亮曾结庐于此，人以地为名，故亦叫卧龙岗。

山坳中树木荫郁，处处露出几角翠绿色的竹楼，若不仔细观看，楼树混杂，一时还真的不易发现。

这时，在卧龙岗之上一片较为平坦之处，传来一阵童孩嬉笑之声，一个个仰首天空，望着飞翔天空的各式各样的风筝。

有黑色的苍鹰，彩色的蝴蝶，白色的仙鹤，和紫色的巨大蜈蚣。

所有的儿童都望着那只蜿蜒于高空的大蜈蚣，脸上泛出惊奇、羡慕和妒嫉之色。

那个牵着巨大蜈蚣风筝的童子，年仅弱冠，面如傅粉，剑眉飞鬓，星目隆准，神态倜傥，翩翩不群。不过，却有一脸病容，他孤伶伶地坐在一边，不与其他儿童为伍。

突然，其中放苍鹰的童子重重地哼了一声。他看看自己的风筝，不论色彩和式样，与别人的相比，可以说是相形见绌。

尤其，和那只巨大的蜈蚣比较起来，更是黯然失色。同时，他一看那个放蜈蚣风筝的童子单独在一边，不与其余的童子来往，显然更不屑与他们为伍之意，不由三角眼一瞪，立即有了主意。

他跑到那些童子之间，两手叉腰大声道：“你们看到没有？这小子简直是‘城门楼上拉屎’——好高的眼。根本瞧不起咱们！”

其余的童子经他一提，也感觉忿忿不平，同时向那放蜈蚣风筝的童子望去。只见他坐在一块大石之上，望着山坳出神。

那个三角眼的童子好象是羊栏之驴，存心想起带头作用，拣起一块小石，“当”地一声，向蜈蚣风筝的线上掷去。

别看这三角眼的童子只不过十五六岁，但掷出的石块竟带有震耳的风声，而且奇准，眼看着就击中那风筝的线。

一条三四丈长的大蜈蚣风筝，飞翔于高空，力道是非常大的，只要那块石头击中了线，非被切断不可。

就在石块与线相距约三寸之时，那个落寞的童子两手向下一沉，那块石头立即飞出数十丈之外，没有击中。

那三角眼的童子怔了一下，大声道：“这小子不是卧龙岗附近的人，哥们儿！咱们非把他的蜈蚣弄下来不可！”

一群童子立即围拢过来，每人都拣了一块石头，作势欲掷。

那个落寞的童子站了起来，从他那冷静的神态看来，他是没有把这些顽童放在心上的。

那个三角眼的童子大声道：“我喊一二三，大家一齐出手，这一次定要砸断他的线！”

“一！”

一千顽童都扬起手，作瞄准之势。他们这时只感觉这只大蜈蚣风筝对他们是一种侮辱和威胁，却没有想到受那三角眼的童子指挥，去欺侮一个孤伶的童子乃是不当之举。

“二！”

他们都希望自己能一下子就砸断那根线，能看着大蜈蚣飘飘荡荡，飞出数里之外，能看着那个骄傲的童子痛哭，然后再接受那三角眼的童子夸赞一番，心里才觉高兴。

“三！”

七八块石头带着劲急的风声，飞向那根粗线，而在此时，那个三角眼的童子，却冷笑一声，手一斜，对准对方的面部，掷出一石。

那落寞的童子没想到他会以石击人，当然也不愿被切断那线，他要闪避线上的石头，更要闪避面门的石块。

他两手左右高低快速的移动，而且一偏头让过击向面门的石块，就在此时，那三角眼的童子以闪电之势，又掷出一块石子，只闻“刷”的一声，白线即被砸断，眼看着那蜈蚣风筝凌空蜿蜒飞去，消失在山坳丛林之间。

一千顽童立即爆起幸灾乐祸的欢呼，同时，也都以敬佩的目光望着三角眼童子，其中一个大声道：“章樵大哥果然身手不凡，来！我们庆贺一番……”

一千顽童把风筝拴在树干上，然后把章樵抬了起来，卧

龙冈上响起一片猖欢之声。

突然，那落寞的童子剑眉一挑，拣了七八块小石，大喝一声，道“你们砸断了人家的线，很高兴是不是？”

章樵怔了一下，好象没有想到这个孤伶伶的童子敢对他这样讲话。他从一千顽童的手上跳了下来，三角眼一瞪，道：“为什么不高兴？难道你小子敢反抗？”

其余的童子也都一挺胸膛，大声道：“对呀！风筝跑了该你倒霉！难道你不服气！”

那落寞的童子冷哼一声道：“假如我切断你们的线，你们也能这样高兴么？”

“你敢切我们的线？”一千顽童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异口同声地道：“你大概没有听说章樵大哥的名头吧！”

那落寞童子轻轻一哂，道：“一个‘死獐’而已！有什么了不起的！”

章樵仰天大笑一阵，他极力学着大人的样子，好象豪气干云，唯我独能，手在腰上拍了一下，迈着四方步向落寞童子逼近。

那落寞童子道：“刚才你笑声最大，我现在要看看你能不能哭出声音来……”

他语音未毕，扬手抡出一块小石。

章樵回头一看，那块小石并未切断他那苍鹰风筝的线，却顺着风筝的线，笔直射向空中的苍鹰。

那苍鹰风筝少说也有几十丈之高，而且在空中动荡不定，这石子的力道异常之大，但更绝的是顺线上升，始终未离开那条线，好象被线吸住似的。

一千顽童只感觉好玩，一齐拍手大叫，但章樵却不禁面色一变，只闻“嚓”的一声，那小石到达苍鹰风筝身边，力道仍然未衰，竟将分叉处的线切断。

那只苍鹰风筝立即折翅翻滚，飞出一里之外，挂在树梢之上。

章樵大喝一声：“不要吵！”

一千顽童立即噤若寒蝉，只见章樵面色阴沉，干笑一阵，道：“看你刚才的手法，绝不是泛泛之辈，你是哪一派的？”

那落寞童子道：“你不配知道，也不配问我！”

他又对其余的童子道：“本来我想把你们所有的线都切断，但因你们都是一些可怜虫，你们没有主张，只听命于人，做错了事自己也不知道！”

章樵不由大怒，挽起衣袖，厉声道：“来，来，来，小杂种，我章樵今天非把你打成扁的不成！”

那落寞童子镇静如恒，哂然一笑，道：“姓章的，你根本不是我的敌手，我劝你以后不要仗势凌人，须知象你这种身手，可以说车载斗量……”

章樵大吼一声，一个“饿虎扑食”，迎面而上，随即招式一变，一式“倒撵猴”，招至中途，又改为“十字摆莲”，两拳带风，幻化三招，猛捣落寞童子上中盘。

那落寞童子闻风知响，微微一震，看出对方是太乙一派，不由冷然一笑，斜闪三步让过一击。

章樵以为对方示怯，得理不让人，企身再上，又是一式“班拦捶”。落寞童子再退两步，章樵又变招为“榄雀尾”，独袭对方的灵台要穴。

落寞童子轻身一闪，剑眉一扬，道：“我们无怨无仇，你竟然下此毒手，难道你还不知难而退？”

章樵一连几招都被人家轻易闪过，已知遇上了高手，但他一向颐指气使，在这一群顽童之中高高在上，今天如果落败，那些顽童必然轻视于他，所以他咬紧牙关，绝招尽出，狂攻不已。

落寞童子道：“这是你自讨苦吃，可别怪我……”

言毕身形疾摇，两腿齐飞，只闻“砰砰”两声，章樵踉跄退了五六步，两臂已经脱臼。

一群顽童见章樵受挫，一个个不由的泄了气，面面相觑，哑口无言。

章樵大喝一声道：“你们呆着干什么？上啊！”

一群顽童一拥而上，拳打脚踢，乱打一通，其中只有两三个略通武功，但却破绽百出。

落寞童子不想伤这些乌合之众，疾退到一丈之外，道：“你们不是敌手，不必自找晦气！”

章樵大声道：“你敢在这里等我么？”

落寞童子道：“我等你干什么？”

章樵道：“回家找我哥哥！”

一群顽童一齐大笑起来，章樵厉声道：“好啊！你们竟敢对我这样无礼，看我会饶你们才怪呢！”

那些顽童都尝过他的手段，不由激灵灵打一寒颤，再也不敢出声。

落寞童子本来不愿多事，此刻一想，这小子分明仗势欺人，这些童子都不敢惹他，我何不给他一点教训，也好挫挫他的锐气。

他立即沉声道：“好！快去快来，不过我要事先声明，我仅能等你半个时辰，过时不候！”

章樵哼了一声，疾掠下岗而去。

落寞童子扫视一千顽童一眼，道：“你们为虎作伥，难道还不觉丑？”

一千顽童面面相觑，要想说什么又不敢说，呐呐而止。

落寞童子知道他们有话不敢说，立即大声道：“你们怕什么？有我在此，他哥哥来了也没有用！”

其中一个童子道“你不知道，除了他哥哥之外，他家里还有更厉害的人物！”

落寞童子道：“他家里还有什么人？”

那童子道：“除了他哥哥，还有一个叔叔和他哥哥年纪差不多，但武功却比他哥哥厉害，至于他爹爹更是……”

那童子不敢再说下去，互相交换眼色，一哄而散，不一会工夫，走得无影无踪。

那落寞的童子知道章樵一家人定是附近的地头蛇，横行无忌，但他却没放在心上。

一阵衣袂破空之声传来，只见章樵跟在两个中年人身后，疾掠而至。其中一个两耳招风，耸颧削颊，三角眼中射出黄澄澄的光芒。

另一个人身材高大，一头卷发、扁脸凸目，面如血，身背一个巨大的太乙环。

落寞童子面寒凝霜，泰然不惧，与身背太乙环的中年人四目相接，目不稍瞬。

章樵指着落寞童子道：“就是他！”

身背太乙环之人冷哂一声道：“小子，你是何人门

下？”

落寞童子知道此人定是章樵的叔叔，本想以礼相见，但见他不可一世之态，立即打消此念，道：“在下门派不便相告！”

身背太乙环之人微微一怔，立即沉声道：“你知道我是谁么？”

落寞童子从那个太乙环已经知道他的身份，是太乙门的二号人物，也就是说“太乙二绝”老二“太乙环”章永恭。

另外一个中年人，一定是章樵的哥哥“太乙追魂”章渔。

落寞童子淡淡的摇摇头，满脸不屑之色道：“我不认识你。”

“太乙环”章永恭冷笑一声，对“太乙追魂”道：“渔儿，把他拿下！”

“太乙追魂”杀人害命象吃蜂蜜似的，他和弟弟章樵，在附近一带无恶不作，没有一个人敢瞪瞪眼或皱皱眉头。

他一掠上前，站在落寞童子约五步之处，道：“小子，你有遗言没有，须知我章渔只要动了杀机，没有一个能逃过我的手心！”

落寞童子一看他那阴险的神态，微微变了面色，就动了杀机，道：“你平生之中杀了多少无辜之人？”

章渔哈哈狂笑道：“哪个管他有辜无辜，只要大爷看不顺眼，就送他上路，如今计算起来，男人约百十个，女人也有七八十，未满十岁的小孩大概总有五六十个！”

落寞童子俊目暴睁，厉声道：“你可知道‘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’那句话？”

章渔冷笑道：“我章渔杀人永不偿命，欠债永不还钱……”

“太乙环”冷峻地道：渔儿，你还跟他罗嗦什么！”

章渔闷声不响，攻出三招，招招运出了十二成真力，狂飚挂山，逼起沙尘扬空，力能撼山摧石。

落寞童子暗暗吃了一惊，原来这章渔的功力比他弟弟高出很多，身法利落，出招狠毒。

落寞童子抱定杀他之心，出手就是绝招。只见他自地上拾起一段枯树板，以板代剑，“刷刷刷”攻出三剑，迅如鱼鳞密浪，带出一片悻耳啸风之声，竟将章渔迫退三步。

“太乙环”不禁一震，章渔已经大喝一声，目中暴射凶光，再次猛扑而上，由拳变爪，五指如钩，锐风生啸，原来是太乙门的绝学之一——“太乙爪”。

落寞童子恨透了他这一双爪子，因为数百个无辜之人，都死在这一双鬼爪之下，只见他枯枝一颤，幻出七八个小剑花，向一双爪子上削去。

“太乙环”骇然一震，道：“住手！”

但落寞童子杀机已起，那肯收手，右腕一拧动，疾展一招“石破天惊”，剑势化作万点流芒，震开对方掌势，身形疾飘五尺。只闻“嚓”地一声，章渔的左手齐腕折下，鲜血淋漓。

章渔立即倒退五步，额上青筋暴起，汗下如雨。

“太乙环”本来想问他的门派，因为他觉得这童子的剑术玄妙绝伦，至大至刚，有一种凜然不可侵犯的威力。

但他乍见章渔被削去一腕，从此残废，原想妥协之心立即云消雾散，狞笑一声，道：“小子，你既然不留情面，老

子也不管你是何人门下了！”说毕，两掌一错就要出手。

“且慢！”

落寞童子沉声道：“据说‘太乙环’为太乙派第二高手，一对太乙环上颇有点功夫，今天在下想见识见识！”

“太乙环”本有撒环之意，只是他尚顾及身份，既然对方叫他亮出兵刃，正是求之不得。

“呛”地一声，一对直径不下一尺五寸的钢环，嗡嗡直响，入耳惊心，环上泛出蓝森森的寒芒，分明淬有剧毒。

落寞童子微微一凛，道声：“有僭了。”神色肃然，枯枝一颤，踏中宫分心便刺。

“太乙环”冷笑一声，卓立不动，左圈一翻，以圈外的月牙利刃向枯枝上削去，只闻“当”地一声，两人各退一步。

“太乙环”低头一看，不由神色大变，凸目中射出骇人的煞气，原来对方的枯枝分毫未损，而他的太乙环上的月牙，却被震破一块米粒大小的缺口。

这魔头心里有数，就凭对方一段枯枝，就震得自己通臂奇酸，即使施出绝招，能否赢得此战，也是毫无把握。

他阴笑一声，道：“你小子自寻死路，可怨不得章某，接招……”

两环一错，上下翻飞。只见方圆一丈之地蓝芒耀目，寒气砭骨，而且招式凌厉，显然已施出看家本领。

落寞童子也不含糊，枯枝发出“嘶嘶”之声，以闪电之势攻出二十余招，只闻“叮当”之声不绝于耳。

“太乙环”攻出数十招，不由暗暗吃惊，心道：“这小子果是高人门下，如今自己已陷泥沼之中，欲罢不能，不如

杀之灭口！”

他大喝一声，将全部功力凝聚左手钢环的月牙之上，只闻一声爆响，月牙立即自行炸裂，钢屑如雨，疾如电闪，四溅激射。

落寞童子不由大吃一惊，展开“迷藏步法”，眨眼工夫，换了七八个不同的方位，就在他立桩未稳之时，一道劲风破空而来，他知道附近仍有人潜伏暗算于他，立即暴闪五步。

哪知破空之声总不离开他的四周，不由心胆皆裂，这才想起“太乙环”的绝门暗器“太乙鸳鸯环。”

他身形疾晃，双足一点，腾起四丈来高，正待横掠而下，哪知此种暗器霸道绝伦，只要是微风拂动，即随风跟踪。

落寞童子经验仍差，以他的轻功，若小心应付，当不会受伤，但他毕竟还是一个孩子，这一疏忽，差点血溅卧龙岗。

他忽感左足踝上一麻，暗叫一声：“不好。”斜掠二丈，飘落地下，四下一看，除了“太乙环”章永恭和章渔、章樵之外，并无第四人出现，不由厉声道：“既能以鬼域伎俩暗算于人，何以不敢现身一见！”

“太乙环”冷笑道：“刚才是章某伤了你，你和何人说话？”

落寞童子心底不禁泛上一股彻骨奇寒，厉声道：“在下不是小儿。贵门以这种卑鄙手法暗算于人，真是……”

他打了个踉跄，感觉左腿麻木，似乎渐渐向上蔓延，不由吃了一惊。

“太乙环”狞笑一声。掠至落寞童子身边，扬起太乙

环，迎头砸下。

“住手！”

一条纤细身影，翩若惊鸿疾闪出现。一声娇滴滴的声音，好象随风而来，语音未毕，已经在“太乙环”面前，盈盈一笑，道：“要想杀人灭口是不是？”

“太乙环”一见是个稚气未除的美丽少女，蛾眉如黛，秋水横波，瑶鼻樱唇，一身洁白罗衣，飘飘若仙。轻视之心立起，道：“你怎知我是杀他灭口？”

少女晶莹如水的双眸凝视着章樵道：“既然不是，你就放了他吧！”

这时章樵看到这少女手中拿着一个蜈蚣风筝，心神猛惕道：“他们可能是一道的，叔叔，别让她跑了！”

那少女似嗔似笑道：“你真会猜，我们确是一道的，你要怎样？”

“太乙环”看了少女一阵，他知道此女也大有来头，就看刚才的快速身法，恐怕不在这个落寞童子之下，立即阴森森沉声道：“这是本门的私事，请姑娘别管闲事！”

那少女柳腰一摆，道：“我刚才不是承认我们是一道的么？我和他既是一道的，怎能不管！”

“太乙环”瞪了章樵一眼，分明怪他多嘴，使她有了借口，但姜是老的辣，一点不错，他一看少女的表情，知她信口开河，根本不认识这个童子。

他立即沉声道：“姑娘既然和他一道，一定知道他的门派和姓名了？”

少女微微一愕，美眸转了一阵，道：“他是老爷派之人，姓筱名祖宗！”

“太乙环”不由一怔，没听说过武林中有老爷一派，况且这名字也怪，乍听起来好象是“小祖宗”三字。

他一看少女的神色，知她故意揶揄他，不由杀机又起，道：“你既敢插手，一定是比这小子高明了。”

那少女低头一看，见那童子脚上淌出紫黑血渍，美眸流转，忽然一指“太乙环”身后道“看！有人来了！”

“太乙环”以为是那童子的师父来了，不由惊然一震，回头望去，那少女挟起童子，两条人影迅如流星飞疾离去。

“太乙环”大喝一声：“快追！”哪知他们还未起步，突然脑后飞来数道劲风，回头一看，原来是三块巨石分向他们三人袭来。

“太乙环”推出一掌，将巨石震落，正要追赶，又是一声“着打”！他再次暴闪三步，回头一看，影子也没有，不由暴跳如雷。

他听出刚才说话的声音是另一个少女，但却不是刚才抢去那童子的少女，就这一拖延，那抢人的少女早已不知去向。

且说那少女挟着那个受伤的童子，向一座高峰上疾掠而去。这卧龙冈本是嵩山的余脉，少女径奔嵩山一个覆有皑皑白雪的峰头。

而另一个少女，也在后疾追，不大工夫就赶到了，那抢人的少女道：“小青，他们没有追来？”

小青道：“他们向相反方向追去了！小姐，你认识他么？”

小姐道：“救人是我辈的天职，为什么一定要认识？”

小青微微一笑，再没说话，两人来到嵩山的中峰顶端。

嵩山共有三峰，西峰名少室，即少林寺所在之峰；东峰太室，中峰峻极。这正是峻极巅峰。

峰上一片银白，积雪数尺，寒气彻骨，那小姐把他放在雪地之上，问道：“你是哪一派的人？叫什么名字？”

那童子道：“我的门派……恕难奉告……我叫……令狐斌……”

小青哼了一声，道：“小姐，他连门派都不肯说，分明是瞧不起你，你何必救他？”

小姐白了她一眼，道：“武林人不肯说出自己的门派，乃是司空见惯之事，这有什么要紧，再说……”

小姐说到这里，玉颊上兴起一抹红晕，不敢正视令狐斌。

令狐斌这时已感到眼前发黑，勉强支持，道：“小姐……芳名和门派……可否见告……在下若能不死……定当报……此大德……”

小姐道：“我叫柳依依，我的门派也不便奉告……”

她说至此处，不由一震，原来令狐斌已经昏了过去。

柳依依抱起令狐斌，使他坐在雪地上，然后用手拨雪向他身上盖去。

小青道：“小姐，他既然死了，就找个地方埋了吧！雪里埋尸能埋多久？”

柳依依道：“你别胡说，他没有死，只是昏过去了，他中了太乙门的淬毒暗器，非在冰雪中埋上一天一夜之后才能治疗，快帮我拨雪吧！”

小青半信半疑，但却不敢有违小姐之命，立即伸出纤手拨雪，两人不久就把令狐斌用雪覆盖起来。

小青道：“既然要一天一夜才能治疗，那么夜里无人看守，岂不被野兽吃了？”

柳依依点点头道：“是啊！”她想了一阵，突感脸上热烘烘的，欲言又止。

小青道：“小姐，你是否想留在这里陪他？”

柳依依不由啐了一口道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小青道：“我猜想到，小姐留在这里不要紧，只是被主人知道了，小婢担当不起！”

柳依依道：“我们救人必须救到底，你回去之后，如果爷爷不问起，你也不必说，如他问起，你就说我打猎去了。”

此刻天色已晚，寒风渐冽，峰头奇冷，小青正要离去，突然发现两条人影向此峰疾奔而来。

小青一拉柳依依道：“小姐，你看有人来了！”

柳依依一看，来人轻功极佳，正是向此峰而来，她眨了眨美目，心道：“令狐斌此刻正是生死关头。绝不能动他，而我又不能离开他，这……”

她突然想了一个办法，连忙对小青道：“小青，快把我也用雪埋起来，埋好之后，要把两堆雪做成两个雪人，表示雪中不是藏着人，而是有人在此赏雪之后又做了雪人！”

柳依依坐在令狐斌身边，小青立即动手，堆好之后，又略加琢磨，立即就变成一男一女两个雪人了。

小青做好雪人，立即隐于峰后，不久即传来“刷刷”两声，峰头已站定两个人。

俩人都四旬左右，各背着一柄巨钩，看面貌似是兄弟一般，俩人一起走了过来，不禁皱了一下眉头。